

稼轩词中投闲生活的心态

胡 国 瑞

辛弃疾以一文武兼备、力能拯济国家危难的英雄志士,当盛壮之年,两度被废弃达20年之久。本文旨在阐发其在这期间,表现出的强烈的恢复中原的愿望,和无所骋力的愤慨,以及闲散冷寂的怅惘,并探索出其前后两期投闲生活心态差异,以见其整个投闲生活的心态及人生悲剧。

南渡君臣轻社稷,良骥忍教长伏枥!尽收壮志入悲歌,电跃雷惊神鬼泣。我自生平钦健笔,甚喜今来寻往迹,式瞻莹墓尽低回,奕奕英风犹可挹。

这是我去年11月出席上饶辛弃疾学术讨论会,往铅山凭吊辛弃疾墓后填的一阙小词。读过稼轩的词,来到他的葬处,想念他的生平,恍如这位英伟卓越的人物就在眼前。以这样一位文武兼备、力能拯济国家危难的英雄志士,竟被投闲置散、怀抱利器而无所施,前后达20年之久,令盛壮有为的岁月,百无聊赖地消逝在山野间,这期间他是何以为怀?在这20年间,他创作的词达三百数十首,超越他全部词作的半数。在这些作品里,他强烈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愿望和无所骋力的愤慨,以及闲散寂寞的怅惘。但人的心情是纷杂的,在长期现实生活中,不会老是愤激怅惘,也会在精神上自求解脱,或藉山水景物的赏游,以及亲戚朋友的周旋以事排遣,总之,无论何种表现,都总是在谱出他的一套人生悲歌。

作为一位抗金将领、志在恢复中原的豪杰之士,一旦在政治上遭受打击,失却为国效力的势位,自然随处触发出不平之鸣。如其《八声甘州》“故将军饮罢夜归来”阙,写李广落职家居的生活情节,实是用以自况。末端说:“汉开边、功名万里,甚当时,健者也曾闲。”不平之情,显然可见。下面结以“纱窗外,斜风细雨,一阵轻寒”,感慨之余,意象何限凄清!这种心情,有时以调侃出之,如《沁园春》“叠嶂西驰”阙有句云:“老合投闲,天教多事,检校长身十万松。”这乃是自我解嘲,本应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身手,却只落得在山林检校群松。“检校长身十万松”何等气派!而其《水调歌头》“白日射金阙”有句云:“未应两手无用,要把蟹螯杯。”肯定自己的两手还会有用处,却只是“把蟹螯杯”,巨大身手,用来如此微末,说得多么可怜!所以下面接着说:“说剑论诗余事,醉舞狂歌欲倒,老子颇堪哀。白发宁有种,一一醒时栽。”便直截地把满腔愤懑倾吐出来。下面《破阵子》“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”便是他生平抱负的尽情表白:

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,沙场秋点兵。

马作的卢飞快,弓如霹雳弦惊;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,可怜白发生。

这是多么雄壮豪迈的场面,正是他梦寐以求的,也是他现实生活中可能展现出的,可是终归乌

有。“可怜白发生”，壮业何在？徒见白发，一声悲叹，遗恨千古。他的《鹧鸪天》“有客慨然谈功名，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”云：

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檐突骑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银胡觥，汉箭（按：应作将）朝飞金仆姑。

追往事，叹今吾，春风不染白髭须。都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

追想少壮时率领万众与强敌日夜攻战，何等气概！而自顾当前，徒伤老大。末二句感慨无限，正因上了“万字平戎策”，忤逆当道，落得向东家学写种树之书，俯仰今昔，何限悲凉！这种感慨，有时则以意味深永的情态表现出来，如其《清平乐》“独宿博山王氏庵”：

绕床饥鼠。蝙蝠翻灯舞。屋上松风吹急雨，破纸窗间自语。平生塞北江南，归

来华发苍颜。布被秋宵梦觉，眼前万里江山。

词的上阕，极写出其独宿王氏庵里一片荒敞虚寂的景象，与其生平多么不相称！下阕抒发其此际滋生的感慨。前二句总结其平生，深慨垂老无成，结二句写出梦醒际刹那感觉，平生驰骋之塞北江南万里江山，犹萦现梦中，醒际尚呈现眼前，足见其平生志业所在，故难于忘怀。身处如此肃瑟之境，犹系情祖国广大的江山，而形之梦寐，这种关怀国家的情感，体现得多么细致深刻！而稼轩以骐驎良材，长期弃之草野，如此冷落孤寂，尤足令人愤惋叹息。

稼轩的满怀郁愤，有时也在与朋友的交接中触发出来，其中以与陈亮鹅湖之会后的《贺新郎》往还唱和表现得较为强烈。陈亮向来关心国家大计、力主恢复，与稼轩意气极相投合。稼轩于送走陈亮后，写下《贺新郎》词，陈亮即依韵相与一再往返唱和。稼轩在其唱出的第一首词里，从二人雪天会合，写出一片天地肃瑟景象，结末云：“问谁使来愁绝？铸就而今相思错，料当初、费尽人间铁。”意谓二人共同奋力追求的理想，是不合时宜的绝大错误。意虽愤激，而说来尚自深沉含蓄。及陈亮和词迤自感叹时势云：“看几番、神州腐朽，夏裘冬葛。父老长安今余几，后死无仇可雪。犹未燥，当时生发。二十五弦多少恨，算世间、那有平分月。”这是对当时朝廷一味屈和而忘掉中原的强力攻击。于是稼轩在“再和韵答”其和词的下阕写道：

事无两样人心别。问渠侬、神州毕竟，几番离合？汗血盐车无人顾，千里空收骏骨。

正目断、关河路绝。我最怜君中宵舞，道男儿、到死心如铁。看试手，补天裂。

这段词前三句乃是应和前引陈的和词，感念中原形势而发。“汗血”以下则慨叹陈之不能见用于朝廷，及赞赏陈之志气坚决，终期其能行其志。但这也只是稼轩的愿望而已。后来稼轩又用本调原韵“送杜叔高”，词的末端云：

起望衣冠神州路，白日销残战骨。叹夷甫诸人清绝。夜半狂歌悲风起，听铮铮、阵

马檐间铁。南共北，正分裂。

这是稼轩送杜叔高时对整个时局的伤感，由望中所见通往中原道路上的惨象，追咎当年当国者的罪责。他在《水龙吟》“寿韩南涧”一词的开始写道：

渡江天马南来，几人真是经纶手？长安父老，新亭风景，可怜依归。夷甫诸人，神

州陆沉，几曾回首！

这里表面上是慨叹晋朝南渡之初的情事，因追咎王夷甫诸人之误国，而实是针对宋朝南渡而发，因两者事正相类。稼轩于此既痛当前局势之所以形成，也深致憾于南渡以来当国者之茸阃，如果一读宋南渡初的一段历史，便会深感稼轩慨叹之痛切。这一切虽在当时已成过去，但在忧时之士如稼轩，是不能不耿耿于怀的。

稼轩前后投闲两次，前次在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）冬到光宗绍熙二年（1191）冬，后次在绍熙五年（1194）冬到宁宗嘉泰三年（1203）春。前次正当人生盛壮之年，以一平生以功业自许的志士，一旦被废置闲散之地，自然会情有不平，希望能重获任用。这种心情，当然不会直接表白出，

而是在与朋友应酬中流露出来。如前举出的《水龙吟》“寿韩南涧尚书”，在其尾端云：

绿野风烟，平泉草木，东山歌酒。待他年、整顿乾坤事了，为先生寿。

他以裴度、李德裕、谢安三位为国家立下重大战功的首辅期之韩南涧，这也是他平生极意追求的功业理想。次年，韩南涧用前调原韵为他祝寿，他又用原调原韵祝寿南涧：

玉皇殿阁微凉，看公重试薰风手。高门画戟，桐阴阁道，青青如归。兰佩芬芳，蛾眉谁妒，无言搔首。甚年年却有，呼韩塞上，人争问，公安否？

金印明年如斗，向中州、锦衣行昼。依然盛事，貂蝉前后，凤麟奔走。富贵浮云，我评轩冕，不如杯酒。待从公痛饮，八千余岁，伴庄椿寿。

这阙词的大意是说，韩重登政府后又被谗落职，使人感到无可奈何，可是为什么每年敌国总有人问候你的平安呢？看来你明年又当登上高位，依旧那样荣显，可我觉得浮云般的富贵，还不如一杯酒的享受来得现实，我只等伴你痛饮，祝你长寿到八千岁。在这里，他叙写官府的威严气象，及韩重登政府的势耀，显得多么令人欣羡！这反映出稼轩的内心深处，对于势位的未能忘怀。至于“富贵浮云”云云，意在表明还是长寿好，归到祝寿本题。稼轩又在《太常引》“寿韩南涧尚书”的下阙写道：

一杯千岁，问公何事，早伴赤松闲？

功业后来看，似江左、风流谢安。

尽管韩已闲退，但仍要祝愿他能如谢安般地建立重大勋业。象这样类似的表现还有，如《鹊桥仙》“和范先之送佑之弟归浮梁”下阙有云：

诗书事业，青毡犹在，头上貂蝉会见。

莫贪风月卧江湖，道日近、长安路远。

这是勉励佑之努力进取，自有荣显，并告诫他切莫要近图享乐而远弃功名。至如其《满江红》“送信守郑舜举被召”中有云：“此老自当兵十万，长安正在天西北。”及《水调歌头》“送施枢密圣与”结末云：“贱子亲再拜，西北有神州。”从对朋友在事业上的期望，表明他虽废退田野，犹不忘中原，这就是他的功业思想耿耿于怀的根本原因。

稼轩这种耿耿不忘功业的思想，较多地表现在前一段投闲时期的创作中，到后一段投闲时期就很少了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稼轩当前次投闲之际，以为宦途起伏是常事，自负以为怀抱经济之才的人，不久当可重获起用，并热切期待着，所以对朋友的升调致予热情的祝颂，表现出对于政治的热中心情，从其为陈同甫赋的《破阵子》“醉里挑灯看剑”一词，可以充分看出这点。至于有些泄露愤激不平之情的作品，也是出于同样心理；乃因为是可以有为而不能有所作为而发出的。后来再次落职家居的心情就不同了。稼轩于绍熙三年（1192）春起复，从福建提点刑狱至福建安抚使，至绍熙五年秋又罢免。这次复出任职首尾不到三年。这次落职时已55岁。在这三年内，他虽对地方政事有所作为，但其志远不止此，而又遭攻击罢去。鉴于前事，将来可知。所以这次归家以后，其词作中反映出的情调，大异往昔，从前那种积极干与世事的意气难于使人感受到了，能感到的多是绝望后的省悟。

稼轩再次罢官归之初，所赋的《沁园春》“一水西来”，颇似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首章所咏，表现着重返家园初时的喜悦情绪，这种情绪，正是人情所常有的。但他这次又是罢官归来，终于在词的结末道出内心底蕴说：“清溪上，被山灵却笑，白发归耕。”这乃白首无成的叹惋，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臆断。这时将从前的意气都收拾起来，中止了对于功业的追求，有的只是下面这些话：

功名妙手，壮也不如人，今老矣，尚何堪。

《蓦山溪》“饭蔬饮水”。

须信功名富贵，长与少年期。

《婆罗门引》“龙泉佳处”

须信功名儿辈，谁识年来心事，古井不生波。

《水调歌头》“万事一杯酒”

停云高处，谁知老子，万事不关心眼。

《永遇乐》“投老空山”

把似渠作功名泪，算何如、且作溪山主。

《贺新郎》“下马东山路”

甚至还说：

功名只道，无之不乐，那知有更堪忧！怎奈向、儿童抵死，唤不回头。

《雨中花慢》“旧雨常来”

浑未解、倾身一饱，渐米矛头。心似伤弓塞雁，身如喘月吴牛。

《雨中花慢》“马上三年”

他这时对于功名事业，好似古井无波，一方面因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，另一方面因总结宦场经历，深觉宦场风波险恶，上举最后一条，对宦场危机的感觉，尤为深切。而且他被作为一个“归顺人”，是向被歧视的，他曾认识到，“终须是邓禹辈人，锦绣麻霞坐黄阁”。所以他在《贺新郎》“听我三章约”中公然宣约道：“有谈功名者舞，谈经深酌。”并斩截地说：“自断此生天休问，倩何人、说与乘轩鹤。吾有志，在丘壑。”在他心目中，当朝的简直是些亲贵阉茸之徒，天下事还可有吗，无怪他的心情这时成为无波的古井了。

人生每经过一个重要阶段，便会从总结过去经历中有所觉悟，而形成自己的人生经验，这在稼轩前次闲退生活的歌咏中可见到许多。如其《水调歌头》“君莫赋幽愤”阙有云：“长安车马道上，平地起崔嵬”，道出他对宦途危机的感觉。又在《南歌子》“玄入参同契”一阙有云：“细看斜日隙中尘，始觉人间何得为纷纷”，也体察出人事纷杂的难处。但他这时相应的态度不是避弃谢绝，而是如何巧妙周旋其间。试看下举三阙：

卮酒向人时，和气先倾倒。最要然然可可，万事称好。滑稽坐上，更对鸱夷笑。寒与热，总随人，甘国老。少年使酒，出口人嫌拗。此个和合道理，近日方晓。学人言语，未会十分巧。看他们，得人怜，秦吉了。

《千年调》“蔗庵小园名曰卮言，此词以嘲之”
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

《丑奴儿》“书博山道中壁”

夜月楼台，秋香院宇，笑吟吟地人来去。是谁秋到便凄凉？当年宋玉悲如许。随分杯盘，等闲歌舞，问他有甚堪悲处？思量却是有悲时，重阳节近多风雨。

《踏莎行》“庚戌中秋后二夕带湖篆冈小酌”

从上举第一首看来，稼轩这时简直成了个“乡愿”，对于社会上一切事物，都以“和事老”的态度来对待。但这只是他有所激而发的表面态度，不然，他就不会在再出时那样认真处事而遭受第二次的打击了。在上举的第二、三阙词里，稼轩表现出的乃是一种诡谲的处世态度。刘备曾在一次失败后投向曹操，曹操谓刘备说：“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。”刘备正当食时，听到这话，一下把筷子吓掉了。因为让曹操认出他是英雄是很危险的。恰在这时响起一阵霹雳，刘备一面捡筷子，一面叹道：“一震之威，乃可至于此。”轻轻地把他拾筷子的惊恐心理掩饰过去

了。稼轩在上举二、三阙词里的表情，很象是袭取刘备的故智。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确是有许多难言之隐的。试看其《摸鱼儿》“更能消几番风雨”，仔细体会其调下序言，便可以从这首断气回肠的作品里，探得他内心蕴藏着多少隐衷，词的结末说：“休去倚危栏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”，甚至使孝宗很不高兴，这几句的兴寄所在，孝宗是领会到了的，幸而孝宗为人宽厚，未加追究。而稼轩的这种隐衷，一直是深藏于他的居官之身内的，所以在闲退时总结出来，要将其作为处世的方法。但他这时只是认识到了，从他再次历职看来，还是不能作到的。从这类词里，可以看出他前次闲退时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他未放弃重出的企望，他的那些人生态度，还是根据亲身经历总结出的处世之道，与二次闲退后所表现的绝望情绪根本不同。在第二次的闲退中，他的《卜算子》“千古李将军”一阙结末说：“万一朝廷举力田，舍我其谁也。”这时的他才是稼轩的真正主人。试看下举二词：

归去来兮，行乐休迟。命由天、富贵何时？百年光景，七十者稀。奈一番愁，一番病，一番衰。名利奔驰，宠辱惊疑，旧家时，都有些儿。而今老矣，识破机关，算不如闲，不如醉，不如痴。

《行香子》

万事云烟过眼，百年蒲柳先衰。而今何事最相宜？宜醉宜游宜睡。早趁催科了纳，更量出入收支。乃翁依旧管些儿：管竹管山管水。

《西江月》“示儿曹，以家事付之”

这前一阙真是勘破人生，息心世事的心声，大澈大悟的坦白。从此以后，他的人生安排，便是如下阙所示儿曹的了。在他这一晚暮时期，前一段闲退时的诸种心情，再也难得了。

稼轩在两次的长期闲退中，置身山泽田野间，与大自然最是亲密无间的，广大的自然一切，于是成了他寄兴遣情的对象，纳入了他的吟咏中。在他的词作里，对于大自然的爱好情绪，是表现得非常充分的：

带湖吾甚爱，千丈翠奁开。先生杖屦无事，一日走千回。

《水调歌头》“带湖吾甚爱”

不向长安路上行，却教山寺厌逢迎。……一松一竹真朋友，山鸟山花好弟兄。

《鹧鸪天》“不向长安路上行”

只消山水光中，无事过者一夏。

《丑奴儿近》“千峰云起”

倦途却被行人笑，只为林泉有底忙。

《鹧鸪天》“一榻清风殿影凉”

不谄长向水云来，只恐频频鱼鸟倦。

《玉楼春》“客来底事逢迎晚”

儿童认得，前度过者篮舆。时时照影，甚此身遍满江湖。

《汉宫春》“行李溪头”

自笑好山如好色。

《浣溪沙》“花向今朝粉面匀”

从上举一系列词句中，可见他在山野间活动的频繁，体现出他对大自然的喜爱，所以在他笔下呈现出的农村风貌及大自然景象，使人至觉亲切有味：

柳边飞鞚，雾湿征衣重。宿鹭窥沙孤影动，应有鱼虾入梦。一川明月疏星，浣沙人影娉婷。笑背行人归去，门前稚子啼声。

《清平乐》“博山道中即事”

茅檐低小，溪上青草案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。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

《清平乐》“村居”

连云松竹，万事从今足。拄杖东家分社肉，白酒床头初熟。西风梨枣山园，儿童偷把长竿。莫遣旁人惊去，老夫静处闲看。

《清平乐》“检校山园书所见”

春入平原荠菜花，新耕雨后落群鸦。多情白发春无奈，晚日青帘酒易赊。闲意态，细生涯，牛栏西畔有桑麻。青裙缟袂谁家女，去趁蚕生看外家。

《鹧鸪天》“游鹅湖醉书酒家壁”

上举每篇作品，都各是一幅新鲜朴素的农村风情图画，在这些以大自然风物为衬景的人物活动里，洋溢着浓厚的自然活泼的生活情趣。从词人笔下呈现出的农村人物的生活情态，多么平凡、自然、生动、朴素！这一切吸引着作者的注意，被其摄取纳之笔底，也可看出其此时的一种生活意趣。这些可说是稼轩能排开外物干扰，心境澄静之际，对于置身其中的清纯世界的惬心的观照。在这些观照里，作者对于物情的赏会之深刻细致，非胸怀杂念者所可幸遇。在对上举这些作品的反复体味中，隐约感觉到渊明诗中蕴含的某些情味。特别值得注意的，上举这些作品都出于稼轩首次被斥投闲时。

前曾说到，稼轩投闲之愤，在前次10年里表现得比较强烈，而就在这一时期，对广大自然界赏会的情绪，却又表现得如此亲切无间，对于这一矛盾现象又如何理解呢？人的感情是复杂的，一个性格坚强而开达的人，当多种感情相互矛盾时，会在内心里自相调剂，不会让某种情绪横据心胸的。纵情于广大自然界，当是其此际自我调遣之一道，而其中也还有出于内心真纯爱赏的因素的。稼轩自23岁南归，至42岁罢职，历官20年间，当尝到宦场不少风波味况，如其淳熙六年(1179)自湖北移官湖南漕时写下的《摸鱼儿》“更能消几番风雨”，即隐含着多么沉重的人事郁愤！所以当一旦解职家居，虽在政治上是一次打击，不免失意悲恨，但身心亦因而获得宁息，亦觉自在畅适，乃人情之自然趋势。如其《水调歌头》“带湖吾甚爱”发端云：“带湖吾甚爱，千丈翠奁开。先生杖屦无事，一日走千回。”简直如宝玩在手，爱不能释，这正是从尘网中乍得解脱出来，返到家园的典型心情，也是与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首章所咏，初归时历数园宅事物同样心情，这种心情确是真纯的。

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，稼轩的感情，还有一种奇特的表现：

青山意气峥嵘，似为我归来百媚生。解频教花鸟，前歌后舞；更催云水，暮送朝迎。酒圣诗豪，可能无势，我乃而今驾取卿。

《沁园春》“一水西来”

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情与貌，略相似。

《贺新郎》“甚矣吾衰矣”

争先见面重重，看爽气、朝来三四峰。似谢家子弟，衣冠磊落；相如庭户，车骑雍容。我觉其间，雄深雅健，如对文章太史公。

《沁园春》“叠嶂西驰”

上举的一二两则有个共同之处，乃是把青山知觉化，与人互通情感。而前则是以主人翁的地位看待青山，抒写对于青山的主观感受。更借用桓温赞孟嘉语，显示自己作为青山主人的可喜，自是稼轩英雄本色的吐属。第二则更进而把青山人格化，较之李白的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

亭山”，情意更为丰厚。上举第三则更从气象精神描写对山的赏会。首用《世说新语》“西山朝来致有爽气”成言，直接形容山的神貌，以下接连从人物风义、庭户气象及文章风格多方面，抒发对山峰的主观感觉，溢出欣赏之际产生的丰富的逸趣。稼轩还有一阕《玉楼春》“戏赋云山”云：

何人半夜推山去，四面浮云猜是汝。常时相对两三峰，走遍溪头无觅处。 西风

瞥起云横度，忽见东南天一柱，老僧拍手笑相夸，且喜青山依旧住。

写出在自然变化中物象的幻化，直欲与造化相娱嬉，亦是饶有逸趣之作。总之，从这类词句里，我们可以窥见其物我交融的心境，此际外物的干扰是无由闯入的。

在稼轩与大自然接触的描写中，还有些骋其主观想象呈现出一种浪漫情调的，试看下举二阕：

补陀大士虚空，翠岩谁记飞来处？蜂房万点，似穿如碍，玲珑窗户。石髓千年，已垂未落，嶙峋冰柱。有怒涛声远，落花香在，人疑是，桃源路。 又说春雷鼻息，是卧龙弯环如许。不然应是，洞庭张乐，湘灵来去。我意长松，倒生阴壑，细吟风雨。竟茫茫未晓，只应白发，是开山祖。

《水龙吟》“题雨岩，岩类今所画观音补陀，岩中有泉出如风雨声。”

问何年，此山来此？西风落日无语。看君似是羲皇上，直作太初名汝。溪上路，算只有，红尘不到今犹古。一杯谁举。笑我醉呼君，崔嵬未起，山鸟复杯去。 须记取，昨夜龙湫风雨。门前石浪掀舞。四更山鬼吹灯啸，惊倒世间儿女。依约处，还问我，清游杖屦公良苦。神交心许。待万里携君，鞭笞鸾凤，诵我远游赋。

《山鬼谣》“雨岩有石状怪甚，取《离骚》《九歌》名

曰《山鬼谣》因赋《摸鱼儿》改今名。”

这两阕词同是描写雨岩的，把二词结合观赏，可以想象其奇特的状貌，宏细的音响，幽寂的境界，这些在作者主观感情的融会中，形成一派神秘的意象。作者在“神交心许”际俨然将与造化同游。二词与东坡的《白水山佛迹岩》诗一致。东坡远谪，稼轩投闲，俱身处逆境，故各因所遇，同发奇思，俱同于屈子《远游》之“悲时俗之迫厄”，聊以舒其胸怀，寄神于悠邈之境。

如上所述，稼轩 20 年闲退中创作的词，充分反映出了他在这期间的的生活景况及心理状态。从他的生平志气及生活遭际着眼，对于他这时期中的生活情绪，无论是喜怒哀乐，都可得到较深切的理解，增强对这位英伟卓越词人的较全面的认识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煊）